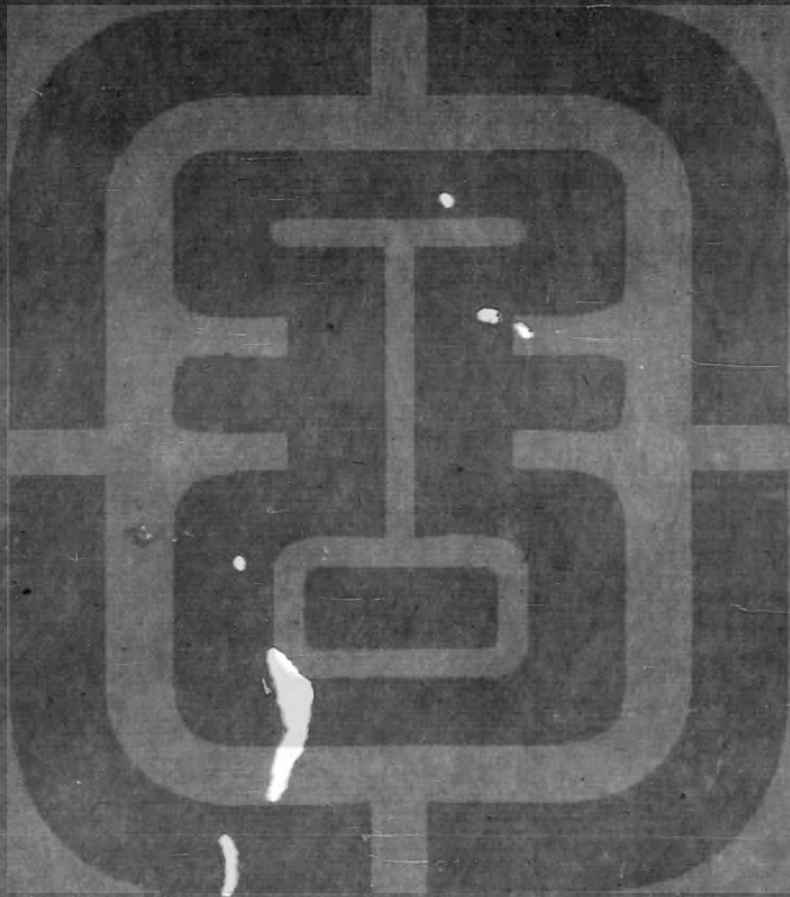


宋書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臣沈約

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
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
末為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

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諒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 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
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穎川葛僧韶建議誅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海陵還歸
韶前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
不遑反夷山前 更造天地未足為言國亂朝

危宜止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
旦刻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冀傾天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六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
立功之志三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我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
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
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
子及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
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
垂至延陵内外一凡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
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監拒對南賊
知先有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

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厲諸
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
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
青冀幽四州諸軍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
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
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
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
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
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

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
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
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為薛安都所殺以從
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
汝南新蔡二郡太 仕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

節兼好文義家貧為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
劉道錫引為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
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請開南嶺

廣州為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
慤又命為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自外散
騎侍郎孝建初 反叛宗慤以勔行營亭朔將

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統為晉
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為監 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寧平封金甌縣五
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閭先是遣費沈

伐陳檀不克乃以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發林
太守勳既至率軍早進討隨宜前羽定大致名馬并
獻珊瑚連理樹一甚悅遂除新安王子鸞撫軍
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為振武
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
校尉如故江州 晉安王子勳為逆四方響
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
山會豫州刺史玳玳反叛徵勳還都假輔國將
軍率衆討玳甲仗二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

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玳將窟順於宛唐杜
叔寶於橫塘事在玳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
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玳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千 久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
陽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
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帥並
忿廣之叨冒勳以法裁之勳歡笑即時解馬
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
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玳開門請

降勅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
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
不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
千戶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
年以勳為征虜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
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竒珍據汝南與琰為
逆琰降因據成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

景遠與軍主楊文長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會

稽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長代為汝陰太守除勳

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前以四年除侍中領

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冠武津

縣勳遣龍驤將

軍由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焉取虜子都公闕

下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

爾於汝陽臺

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
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
十級勅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大陽以西
營口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全真比豫州租有
車二千兩勅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
燒米穀淮西八元友上書曰宗勸北攻懸瓠
可收陳郡南境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
陳示勸使具必休答勸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茲
爲亂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爲德魏侵縱

陳魏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甲失耕今
春運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逞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
人數年資儲臣一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

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既理不容有
此事難稽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
先據左右不足恃此不須俱是攻城便應先圖
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

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
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為開立驛道據守堅
城觀其形候不似感弱可乘之機恐為難驗元
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為垣式寶等受國重
恩今猶驅略車翻還就賊蓋是德本之情
深非報怨之旨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
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鄆
城臣又以為鄆城是賊驛路要處且經蠻接嶮

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
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
懸瓠北捍長社與下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
而今使官以二千具資運於事為難元友又
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為張景遠所挫不敢
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遂遣
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為賊所畏不景遠前所
摧傷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
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

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效王景直等
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教命臣
以為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迭誠朝
廷誓言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豈獨
豈易聞期兼王景直是一二命部曲不過數十
人既不可言又未 尙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
友又云四郡恨忿山非類車必呂連結廢田二載
生業已盡賊無所資報儲已罄斷其運道最
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

過縣劄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
嘉以來僥荒遠人多平國議負信歸闕皆勸討虜
置兵誑說實挫國威徒空勞虛費金寶元此之徒每
規近說從來信納 從後稟之之人唯視疆弱王

師至境必盡乘候途以義見退軍使抄截擊起首領
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
復討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
羽林監進之書於燕殺虜于都公買殺等凡三
千餘人動駭駭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為使持

齊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
之汝南新蔡縣戾食邑二千戶之越越韓國將軍食
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關三郡太守安陽縣身
式實韓國將軍陳南領二郡太守真陽縣身食
三百戶珍奇為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廢
珍奇走依山 三陽超越式實為人所殺
年汝陰太守楊文真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成
詔進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
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

博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勳啓徧示朝臣自尚書
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
建平二三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與
其所請勳經始 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丘阜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
為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勳
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領中軍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
軍號許之以為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

示節太宗既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
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微
初月祀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解職勸曰
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
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
邑加勳使持節 置佐史鎮打石頭既而賊
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
賊已至急信召勳勳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勳
及航進戰平所領於析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

三十一 七事下詔曰夫善氣是天德也惟人可致象素

金石宜三層自非機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

備主合命王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

右僕射中 早鄱陽縣開國侯勳 思懷亮

業淹明弘勳樹績譽洽華壽綱繆顧託其

國屯夷方倚謀猷聖康帝道遊書身禍逼攝京

回援梓茲旅奉律行節身與事滅名隨標遠

用傷悼震傷于厥心昔王允素誠下豈峻節

風柱德歸茂先軌象途就永寬逝無念思崇

徵蒙式光停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
如故諡曰忠昭公子悛嗣順帝昇明末為廣
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勅第數大始中為寧遠
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民為
諡曰實侯

史臣曰吳漢平蠻城內流血零蹀而其後無
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民禍及嬰孩而機雲為
上國劉劭克壽春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
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宗書八十七

宗書八十七

巨沈

約

新撰

蕭惠開

廣陵

蕭惠開南齊廣陵人征西將軍惠詒子也初名慧

開後改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

而居寂寞素初為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

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

光祿大夫南郡劉成孫之曰汝思戚家子官惠

宗

宗書八十七

巨

約

新撰

將迎時俗絕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
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思開曰人間宜相輯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氣見作凡人書龍未成
故遂至於多件耳轉大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
官及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與王濟
魏北府主簿南

治中從事史徒汝陰王友
又為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
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
轉中書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洽

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
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嘗不
不敢參議竊見 不將軍徐沖之為偃命所
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說微異偃恃恩使貴欲
使人靡二情便訥者主者守定文案割落臣議
事職已辭棄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恐是顏氏
及致茲悲濫則臣之受劾豈何足悲但不願信
中臣有美譽嘗而行之不知何為

未有彈劾者心揆天子知在宥臣不能請後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鑿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奏保
拙私度時懼竈方隆由此忤旨劾致有司以屬
疾多免意開官思語素恭謹操行與意開不同
常以其峻異無加嫌責及見意開自解表自歎
曰兒子不幸與以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
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阿下名曰禪同寺西阿
普濟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

封陽壽名曰禪聖寺謂國僚曰出獄盡
兄弟甚多若使金關一人則在我所讓右使人
人等分又事可悲也齊梁院立自宜悉供僧眾
因此國秩不復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
二年出為海陵王休復此中郎長史宣朔將軍
襄陽太守行雍州刺史兼兼於為政威行禁止
襄陽封陽縣侯還為襄陽王太子詹事長史行
吳郡事惠開妹當適襄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
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石乃以為後世內史

聽其請意果納由是在朝者今之謂之貴人爲尚
書吏部郎不拜從命又中丞出與劉秀之詔
曰今以青冀兩州爲憲司兼兼其職但一往服領
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傳長博之八年入爲
侍中詔曰息閑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
朕甚嘉之可夏 以中丞母憂去職起爲侍

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息
閑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德善於時事對宿

儒及士人說收祥柯越舊以爲內地綏討虜濞

開地徵租間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

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

安王子勣反息 以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嘗嘗並無不可但景

和雖昏不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

文武文之靈兼荷出祖之眷人復嘗其被高皇

云九江功建已都太守曹欣壽領二十人東下

及已東人仁叔見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

不復遠更意州治申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某
州又為氏武揚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為治多在
刑誅蜀上咸懷猜怨及聞欣喜法度又不得
刑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
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
出子勛尋立蜀人拉微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
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
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
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為惠基步直

使蜀且信朝七日惠其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
不欲使王命遠達遇留惠基不聽進惠基深
由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
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意開宗人寶首水路德
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與說蜀人於是
意開遂起凡諸蠻酋皆一時響應合渠帥意開
大軍等與寶首屯軍于上谷成者以平蜀為號
二萬人意開欲遣意開之衆往攻曰文寶等
三不為業但思安食至六月意開受命遣兵相距

何以自利本心惠謂曰今大國曰晉表有禮
賢首或相謀商謂或不善則言我之欲殺及在
通使使若得是則誠心定矣乃全晉事
情使腹心二人章意之曰須臾及客身便躍
焉竟去遣來宣太守為惠刻別寫
近建興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將欲所
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
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
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餘萬

一制未得還惠開與希微共事
其同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
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知
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所攜將
有不樂反者必通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
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
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
會稽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
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送於

可意開先與與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
... 慮與宗不能語色戒勒部下奉會稽部
... 得... 意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
... 不知為誰遣人歷躬訊
... 百人皆低頭直去無
... 者復為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
... 除少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
... 內所任齊前有鄉種花草甚美惠開悉
... 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青樓
... 為天也發兩歐血吐如肝腸者甚

除巴陵王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
... 年五十七時年四十九子獻嗣齊受禪國
... 諸弟不睦重其復益州遂不相見
... 亦著嫌隙云
... 之父道寧為衛陽三義李右軍
... 所知見遇與琅邪三景文相
... 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
... 陽晉臨太守豫州洽中從事史

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皇太后從孫射柳
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陰王休祐又遣中兵
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瑗即與叔寶合叔寶
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亦以外諸軍事並專之
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出以斷梁州獻馬得百
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
太宗嘉之以為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
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於起
於慈鄉收兵得千餘人表顯遣信誘於司馬

南人常珍奇以金於為信

首詣顯顯以珍奇為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
追贈珍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州為司州刺史
領隨郡太守孟州不受命起兵同子勳子勳召
子蚪出尋陽而以孟州子定光行義陽縣事太
宗知琰逼迫州人事不獲已猶欲蠶靡之以琰
見前中書郎瑗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
休祐驃騎參軍子勳遣使以琰為韓國將軍梁
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

上佐龐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使尋陽
表即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
內弟分傳壽陽琰資給供贍事蓋舊厚二年正
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
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
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二千
縣侯勔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令
肥及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安郡奔子勔前守
承輔之據城歸順琰遣使請之勔之敗走琰以

南右軍參軍裴叔英為南汝陰太守之守歸太
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一百
人歸降太宗以為馬頭太守三月又遣寧朔
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
軍出勔討琰我軍主黃回募江西林之人十餘斬
子勔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龍驤將軍
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
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刺史
後虜寇進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

柳倫自肅道列龐天生寺馬步八千人東趨
壽陽三百里勦率眾軍並進去順數里
至道遇雨日始至壘壘未立順欲擊之等
為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
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交
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旣而勦
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勦錄事參
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滄等五人委勦奔順
賊因此出軍及勦順幢主樊僧慧臺馬軍

驍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關備整刺僧愛
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面力冠二軍車中並懼太
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闕志軍來命步兵校尉龐
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
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與之杖策單行至
安豐取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為遊兵珍奇所置
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
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勦之慈孫等為伯符
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為驍騎參軍叔寶

本謂臺軍俱住歷陽不進順等至無不瓦解
唯齋一月日糧既與勦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
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
精兵防送之勦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兵
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
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
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
持久今唯有間道龍奔其車出彼不意若能制
之將不戰走矣勦以為然乃以疲弱守營

即手配安國及軍士黃回等以車出而後
始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則二日
以盡叔寶不主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豈可曰
今後米車不容入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
以表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
懷劍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同等相會仲懷
曰叔寶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
軍復安國待且統軍在後攻三二里圍之
丁何真之不至即使前戰回所領並淮西

精兵衆力既倍人戰後破之於陣殺虜將仲懷
二領五百人死盡其心實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
蔽野一同等受其勝擊之安國日後將自是不假
復擊追軍二十里止宿夜追騎參後叔寶果棄
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一千餘
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
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勅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具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勅與
諸軍分營城外黃曰之廣渡肥水叔寶具遣馬步

三千欲破旂并柵斷小峴埭一曰擊大破之焚其
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
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
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
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願止口情款猶有惻
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四序好生惡殺遐
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雨而敗逃走拔草乞活
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劍下所臨前無橫陳沉
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

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華何故苟困
士民自求壘臚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者是毒白
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鏡日上
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勅又與琰書曰昔景
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誅誅杜塞遂殘毀
陵廟莫刈百僚縱毒窮之靡有紀極于時人神
回違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臣予職在直
所備親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積流塗
一與太平扶危拯急員終古而四方

所臨每從便簡足下以
曹公與及昭附决後違猶見少養賢克長
并清列賢于參軍亦塞國網問者進軍宛唐計
白劉順退衆閉城嘗時未了焉蒙朝恩謬充將
帥蚤承風素情有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變弱
勝敗之勢寂然可覽王御史詐至主上教驃騎
奉賢元賢于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私恩
曲宥之至於此且朝委方宣示大義惟新三道
何容操虛辭以去矣愛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

譚淵見想必不笑終日如其故肯言事第忌屠
隋者便管軍兵等武完法極刑將惡貴門無復
祭祀之主皆盡之等禮之望進謝忘臣退慙李
子名實兩喪後有終責款方吟白宰加研覽談
亦無反心專由力屈取言等自降意前後屢遣
還誠後而象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
多愆塞嬰城命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
義確於弋陽以益之為韓國將軍督弋陽西山
六月勸築長圍始合田益之舉蠻眾萬餘人
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田益
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
以定光公之血蚪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
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
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
勝進屯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
百人送使與攻式寶驍勇絕眾因留守北門乃
率所領闔門捲籠勸入其營勸逃避得免式寶
得衣帽而去勸於是乃堅長圍治攻道於東

南角填壘東南角有石樓隊主趙法進計曰
外若以攻必先以樓樓頽落既傷將士又使人
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勸月草為苞土
鄧以塞壘擲者如屋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
及燃後土續至二三日壘便欲滿趙法進復獻
計以鐵珠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
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勸乃
三大蝦蟇軍載土半度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壘
壘中軍士吳福之定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

夏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壽陽廬江人起
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
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盜規自廬江
掩襲歷陽悠之衆至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
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
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
至弋陽勸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
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典壽與安國
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夢澤義軍

主陳旆又破之於汝水孟崙走向壽陽義陽已
為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
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為北豫州刺史八
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崙敗立開
門出降勳因此又與談言曰柳倫來奔具相申
述方承足下迹纏微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
親成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
造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
賊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
席孟崙又繼迹奔亡胡因於錢溪表頭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
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
無一二尚憑表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
業志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維比日
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
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
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
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言不為其事

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益者邪所以復
有此白者實情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
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
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
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
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整寧復多白薛
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
肥勸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
九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

繼之遣孫其黨薛元寶等攻合龍勸所遣諸
軍夫左為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
力戰死之勸馳遣垣閔摠統諸軍攻合肥是月
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
攻城下與叔寶具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
寶曰我乃信汝恐為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勸
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玳子邀東在京邑繫建
康太宗送邀與玳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
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為宜聽邀與伯父瑗

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
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
去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
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
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
又來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偽帥張窮奇騎萬

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
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
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
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
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勸
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
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
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
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

垣閔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薄圻縣
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
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廷琰及僞
節還京都久之為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
府奉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
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清雅靜素寡嗜欲謹
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
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
將軍祭與宗司亮王裕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不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
之也昔啓方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
猶子雖棄分久矣其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
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元著方寸之內
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臣沈約

新撰

薛安都

沈文秀

二 桂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二千
家父在周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
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素嘗勇使助
秦州刺史北賀胡擊反胡曰龍子滅之曾定為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二 桂道固

臣沈

約

新撰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
家父世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
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素善勇使助
秦州刺史北賀河擊反胡曰龍子滅之曰胃是為

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總統其至元嘉
二十一年一索虜主拓跋壽擊芮芮大敗安都與
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行弘農
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壽自率眾擊
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眾寡不敵率壯
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
構扇河陝招聚義眾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
百疋復龍聚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古兒蓋吳又死
乃復還上浴世祖鎮襄陽板為揚武將軍北弘

太守虜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
領國言至級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三
歲歲安都為建武將軍隨却元景向關陝率步
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遠誡版為後
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
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
山據關城期俱濟河取壽版會爽退安都復率
所領隨元景討壽仍伐西陽三水壽世祖伐逆
轉參軍言至級遠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四月十四日... 安民... 言... 賊... 邑... 正見... 曰... 爲... 恐... 淑... 淑之行... 安都... 指往... 無... 別... 之... 庾... 爲... 邑... 淑... 淑之行... 安都... 指往... 無... 別... 之... 庾... 爲... 邑...

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遥問薛公何處去
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
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
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
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
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
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
爲朝庭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
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

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
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
宓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
陽爽遣將鄭德玄戊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
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
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
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
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
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

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

以大眾阻大峴

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

陽太守張幼緒

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

金率數十騎挑

戰斬其偏帥幼緒懼報引軍退還安都復還

歷陽臧質又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

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

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

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皇往剽之應手而倒左右並獲斬爽首奏慶世

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
 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
 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
 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
 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
 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
 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
 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
 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出將軍兗州刺史景

和元年代襄陽王叔督往

豫州之梁

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

即位進號大北將

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

舉兵同晉安王于

勳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為前軍將

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

宗即位以為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為逆遣

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

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

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刎

出擒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先奔青州刺史元
天秀冀州刺史崔暹固禁皆同反天秀遣劉瑒
之張靈慶崔僧徒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傳靈越
領衆竝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
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走義崇
兄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司馬裴祖隆守下邳
城彌之等至下邳攻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
徒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令
雅陵馳赴下邳彌之寺未戰潰散竝為索兒所

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勳
勳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
我勳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
濬如其才用知何不早歸天關乃逃命草間乎
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
智勇委公之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勳壯
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曰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

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
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異衆之
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臣等隸
荒萌偷幸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大馬有心實感恩過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
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
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
歸降太宗示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

得為揚州

沈文秀字仲遠兵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

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為郡主簿功曹

亮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為東海王禧撫軍行參

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

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

正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

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為建安王休仁安

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

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
停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

說慶之曰主上在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
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
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象方圖
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
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
果為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
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

既至為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
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
遣劉彌之張靈應及崔僧坦三軍赴朝庭時徐州
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
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
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
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
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黠據琅邪清河廣川
太守王玄覲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

乘民據臨濟城竝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之為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

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則被

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

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高東為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

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高等竝進軍攻城每戰輒

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
向書度支郎崔元孫
敗見殺追贈寧朔將

宣冀州刺史上遣文秀為文炳詔之秀曰皇帝

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

門時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

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

城何所歸奉且卿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

木石猶或顧懷改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
即親爲戎首一不加辜文炳所具卿獨何人

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
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
當矣卿墳壟既以謝齊士百姓亦以勞將士之
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即安本

身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

人起義所攻與文秀偃

與白曜率大衆援之

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盡
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
擊營其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
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
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謨擊破之九月
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
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
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
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宗仁所虜死

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乂太宗所遣救兵竝不
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

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
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為虜所斷還不
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為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
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為虜所陷文靜
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
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蟻虱五年正月二
十四日遂為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

持節虜既入兵刃交不問曰

文秀何在文兵乃厲聲曰身是因執
刃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
至曙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
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設酒食鑠
為軍兵所殺死者甚眾太宗先遣
何人使使青州文武亦為虜所殺
何人齊之永明四年病可

序

二日

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
也歸校尉之重
大明三年出為齊北

郡太守民為之破古冢得玉璽道固檢得獻之

執繫恭人為其女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

嘉王子仁立為司馬景和元年出為寧朔將軍

冀州刺史鎰廢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

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

遣道固本號為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

微軍士傅靈越率眾赴安都既而為土人起義

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

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

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為道固所

摧三年以為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

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為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文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

去唯邾莒三臣書以殺人之目蓋重地也而
動王之略義關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

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此之謂乎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袁粲

臣淡

約

新撰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
楊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
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
大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
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婚者伯父公
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

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

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

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

興寺八開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

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

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二年

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

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領

兖州事仍爲永嘉太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

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立

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

陰民丁豕文也負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

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

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

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

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在年皇太子冠

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

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愨孫以寒素多
因此及愨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
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
軍如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
軍大宋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
東海太守愨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
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
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和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風多疾性疎曠

其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說
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
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近俗察罔識所
處帝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車沈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
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
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
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不謀
國三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

其言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若
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

亦欲試飲此水懸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

祖求改名爲榮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榮

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

門其年從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

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

書令又領丹陽卅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

易經不爲執經又知東宮事以命爲庶射士

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

故坐前遷武衛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

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並受

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

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

留重燿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

政道圖圖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毒惻于懷

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

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

夏苑并音種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敢逼備
使相望祭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曰

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祭

扶更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

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祭慷慨謂

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

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

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

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司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總府固不肯移三年

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固辭服終乃受加此

中以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祭與齊王褚淵劉秉入

直平沒萬機時謂之曰貴祭閑默寡言不肯當

事主書無往諸法或尚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

莫能改宅字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

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

往來門無雜賓及念還當權四方輻湊閑

臥一無所接談客主言所見不過一兩人順

即位遷中書監司

故使蔡鎮石頭祭

逼切不得已然後

有周旋人解望

禍祭不答又給

時齊王功高德

不欲事二姓密

前湘州刺史王

於齊王

雲瑤王宜

元年荆州刺史

疾不見祭宗人

祭曰彼若以主

臺便無辭以在

屯朝堂乘從父

與為直閣黃回

矯太后令使韞

回率軍來應秉

以侍中如故時齊王居

系辭退每有朝命多不

不就及詔移石頭即便

請祭曰石頭氣甚乘往

通憶車仗士五十人入

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

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

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

祭相結將帥黃回任候

與等並與祭人

以之舉兵齊王自詣祭

且郎表達以為不宜示

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

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

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

射皆率軍出新亭祭謀

與率宿衛兵攻齊王於

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

日乘恒擾不知所為。誦後便束裝去。暗載婦
席卷就祭。由此事出。先是齊王遣將薛淵

三六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祭。實禦之也。又

今腹心王勣則為直。閭與伯興共搃禁兵。王蘊

聞乘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

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

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祭舍已敗。即便

散走。齊王以報敬。則安下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

興。又遣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望

入時。乘與乘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南門。

門。乘與乘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

身暗往。乘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乘僧靜真

新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乘死時年五十八

任侯伯等。其夜竝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乘

敗。乃馳還。其後竝誅乘。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

年。詔曰。昔魏於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三榮。覃

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與宥。二代弘義。

美談。袁粲劉乘。竝與先朝同。蓋宗室流攸之。

京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未節不終而始誠可
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矣前年改葬於堂北
材官可為經略糾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畏極
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
事

史臣曰關運初基非機而無以通其務世及繼
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關運之君子載一有世
及之主無乏於時關二須城變之用短資忠貞
之路長也敦漢室關二又與不屈言氏魏鼎在

移夏侯義不比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寧
不亡矣素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
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
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違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
同符美矣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皇朝通志

卷之四

第五十

宋書九十一

臣沈

約新撰

明四王

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

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煥與自皇子法良同生

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女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

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具杜脩華生隨

懿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

始建三禧智并厥慧其出繼法良未封第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
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友往陽王休範反誅皇室
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侍節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新蔡等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
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為都督
元徽二年徙都督南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甲寅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二年薨無子國除

隨州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五百戶明元年為使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未拜從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明將軍二年以清陽

王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禮隆

齊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廿年反賜死

新吳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二人齊受禪降封
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一子也元徽四年

王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三千戶齊受禪降封

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曰太宗負螟之惠各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

能庇其本根矣服于幽斯為幸矣

列傳第五十

宋書九十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

臣法 約 新撰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仁義者合君親之

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善發因心情非外感然

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以風漓化薄禮讓道喪

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

以勢招榮非行立之翩翩之感棄舍生之

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竊我直遠矣

首斯並孰訓之理未弘汲引之途多闕若夫
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舍命濟三安親雖
聞三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
隱聞聞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象百不一焉
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尔

重穎家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
學從事璩為誰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
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樂

蹈跡逆亂大將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毋

則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
乃收穎付獄以兵刃執志彌時終無回改至千蜀
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王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

賀從事史太在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倕徵上表曰臣聞運
纏明矣則數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章昔

之元與皇綱荒紊誰縱乘輿肆虐已庸害殺前益州

刺史毛璩據蜀士浩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

身貞白抗志不撓殯亡舊君哀故事

遷金保九載不染偽朝縱塗炭凶猶重之
槩遂延以旌命劫以兵威穎志誠奮發
色方壯維維特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
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履昔之肆罪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
正爵爵猶遜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
於三臣過听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
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匪純妄伏

增廣東漢書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居臨人也在歲喪父事母至孝年六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力以營養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類流涕常居夏創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言心言精諸聖人之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十二年冬亡者喪過禮未葬爲鄰人所逼恩
及喪棺槨不葬其家故鄰近赴助棺槨得免
有俱見其棺者有司奏改其里爲忠孝里

三世之贈元水部顯親縣令尉

郭世道會稽人父也生而失母父更

事父曰後學等謂世道年十四

禮始不勝喪家貧無資備方以養繼母始生

一男夫妻共一子身無幾力猶不足若家既

見則所費者必心言世道之累亡負土成墳

歲或共贈助微有所受竟無庸言倍還先

除後哀感思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志無

時去心故宗程之幅二厚之風行於鄉

隣村小大莫不有呼其石者嘗與入共於山陰

貨物誤得二千錢當時不覺分背乃悟請其

求以此錢送還本主其大笑不答世道以已

并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

之而去元嘉四年世道入後魏行天下散騎常侍

表偷表其母年八十在嘉之數郡防表問其

表偷表其母年八十在嘉之數郡防表問其

表偷表其母年八十在嘉之數郡防表問其

表偷表其母年八十在嘉之數郡防表問其

取... 人信主人設... 原平自以... 貧又母下... 來... 舍... 已... 無... 則... 虛

不得飽要復日暮... 原平... 於里中

買糴... 然後... 焉... 原平... 不... 帶

口不啻... 鹽... 跨... 寒... 原平... 哭

踊動... 勤... 以為奉終之義... 禮所畢... 嘗

墻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

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

又自賣十夫以供眾費窀穸之事儉而當

無術學... 詣... 無懈... 原

諸奴分務... 不忍使無... 之原

平服勤... 嘗... 夫... 備... 養... 有... 餘... 家

以自贖... 巧... 構... 家... 尤... 善... 其... 事... 三... 三... 言

歲末者... 平... 是... 必... 自... 貧... 始... 既... 取... 賤... 價... 又

以夫... 勤... 之... 長... 既... 終... 自... 定... 兩... 間... 小... 屋... 以... 為... 祠

... 於... 此... 數... 日... 中... 哀... 思... 絕... 飲... 粥... 又

服除後... 不... 復... 食... 肉... 司... 於... 母... 前... 示... 有... 所... 異... 在

... 曾... 三... 年... 自... 比... 定... 三... 十... 餘... 歲... 高... 壽... 壽... 終

三不... 平不受... 今歲... 乃善而... 有數十... 原平不... 田三... 物人... 悉... 加... 償... 與... 之... 彼此... 欲... 買... 者... 稍... 減... 言...

要... 微... 賤... 然... 後... 取... 直... 居... 宅... 下... 濕... 澆... 宅... 為... 溝... 以... 足... 於... 水... 宅... 上... 種... 少... 竹... 春... 月... 夜... 有... 盜... 具... 筍... 者... 原... 平... 偶... 起... 見... 之... 盜... 者... 奔... 走... 墜... 溝... 原... 平... 自... 以... 不... 能... 廣... 施... 至... 此... 地... 人... 顏... 沛... 乃... 於... 所... 植... 竹... 處... 築... 上... 立... 小... 橋... 令... 足... 踐... 行... 又... 采... 筍... 置... 籬... 外... 鄰... 曲... 忽... 而... 無... 復... 取... 者... 大... 祖... 謂... 原... 平... 號... 哭... 致... 勤... 日... 食... 麥... 料... 一... 枚... 如... 此... 云... 命... 人... 或... 問... 之... 曰... 誰... 非... 王... 民... 何... 獨... 如... 此... 原... 平... 至... 而... 坐... 曰... 吾... 家... 見... 異... 先... 朝... 家... 衰... 替... 之... 賞... 不... 能... 盡... 復... 教... 訓... 慟... 耳... 又... 以... 種... 瓜... 為... 盟... 宗... 世... 祖... 大... 明... 七... 年... 也...

三... 慟... 耳... 又... 以... 種... 瓜... 為... 盟... 宗... 世... 祖... 大... 明... 七... 年... 也...

不復通船縣官劉曾秀怒三言老下清水

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

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錢唐貨賣每行

來見人牽埭不過驟迅撤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勞力若自船三渡後人未及堂停住須待以此

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

為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

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

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氏敬太守王僧朗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賦者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此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未與郭原平世稟孝德洞素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考方巖山陰亦有

年道終物表妻孔孝主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意嘉君淳行無

弘治四年

負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
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

老邪耄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
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書重言計及於妻
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與宗欲舉
山陰孔仲智長子為均主計原平次息為均妻仲
智命曰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
別敕用人故二選竝寢泰豫元年與宗徵還京
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

博士會與宗慶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少

原平少長文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
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竝有門行長子
伯林襲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得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之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
女蘭七十並冬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

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

人並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與殯

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

奏牒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

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

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

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達疾

得瘳親屬比自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辟土立

無被錢書與庸信夜則伐木燒塹此誠無有

傳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起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罪裝

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平張

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進以

門寒固辭不就舉人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

與父驃共走避賊尋卒先行廷賊轉逼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令歸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所繫綜抱父於
縶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立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

目前祕符孝廉之選必查其人雖四科難該
曾言寡備必能孝義高俗後舉著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無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聲外著可竝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晉惟金尚木
有喬有煇曾崖峻峻重膏膏美哉茲上世載英髦
育翻幽林養耆九臯其唐后明敷漢宗肅
三隆鑑思樂懷人羣巨競薦善言惟新余亦

言曰：其與仁，其仁義，其在惟三。惟潛心積德，事者，其業，其死如歸。淑問若蘭，其寶，其履，仁。

信軍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九九。其人亦有言，無言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華誦道遠，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怠荒。賦江華奉誓，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助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獎輝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以

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嘉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

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
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

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
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
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
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日

術術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大雨務雲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
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

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一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言州言之日

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

靡非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

誥訓而能互致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

情義實具為殊特茂尔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

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不

物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他界

劫造覺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人加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

二年大旱民飢耕訖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

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存

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

璩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

嘉靖十年九月...

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

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陵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
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敝方是鐘分貧民溫宣思
家各有財竊具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指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特議者以
耕比漢上武詔畫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

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

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尤
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
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
剖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經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

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惟人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借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八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美，我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棺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下天師公六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力，幹徐亦為餘杭令。祖依隨之，亦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三縣令。天興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頰。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四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處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軍。後第一隊撫卹士卒，其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仗兼帶營祿。元凶弒，事變倉卒，舊將

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

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欲何為天與

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以是賊手射

賊劔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末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

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轔豐變卒起

廣威將軍關中侯天與提戈走難挺身奮節

斬殪凶黨而旋受危刃身冠當時義侔古烈

與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禮贈以旌忠節可贈

諡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

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

宗泰始初領幢軍南賊於赭所戰沒伯宗弟伯

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奴主順

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

為隊將十人同人屋後有一大院廣二丈餘十

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院天生乃取寶中苦

竹刺其端便利交橫布院內更呼等類共

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出

中丈夫跳此不愛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
餘曾無留礙衆並蒙服以元死節爲世祖
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
死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壘率數百人先
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撫斬攻道苦戰移
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
而投輪越壘率果先騰號壯之氣嘉歎無
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
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嚴琰同逆邊城令宿

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武軍之山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事獨料許無
日在家餉饋摩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
充之武軍之諸子倦怠而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
尚書沈潜之嘉其操行武摩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舅夫去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
以葬殯殮其舅子三人立此幼贍護皆昭先長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僕僅竭力致養七十百必

嘗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貞道板為其厚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知
仕又因並州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丘同時為鄉邑
所美會執事於上事親至孝孝子傳初揚州辟文學
從事不就

余齊民等陵晉陵人也少有志行為邑書吏父
殖大明二年在冢病一家入以父病郵之信未至
齊民謂人曰比者內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違
駭必有異故不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

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就
書言母曰汝父臨終視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
以旌善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太古今豈異齊民至
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評遺
旨一慟殞亡雖迹異矣必柴而誠均且趙方人聖
終處被殺華夏夏宜具乃風俗以禮治本惟孝
靈祥歸應其道先彭齊民越自張謨行晉
旌閭表其墓允出在茲以其里為善之義且

賜其母款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年五年發三

弟薩應充行坐這期不至法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列門之尸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刑兄弟少孤薩三

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慈有何

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

棘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痛色甚悅答云

且則為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今廿年

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可寄語屬棘君當門戶

言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

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依依事

妻上世祖詔曰棘薩所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

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慰其年少

以夏人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以

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

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
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

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
壞逢慶息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長與太守
都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瀟人也曾祖指晉侍中祖友會孫
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

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
揚州時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來

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乎平曰尊老

東六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者

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

天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

軍將軍顧覲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

親故所矧州中差有繼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

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

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入切微情

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養何

以希祿觀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方以給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
為行參軍子平以逆滅理普人同奮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未除吳郡
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
聞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母至哭踊
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墓葬晝夜號絕辟踊不闕餓頃叫莫

音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者避清涼日以
合米為粥不進坊粿米所居屋敗不蔽兩日兄子伯
與採代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葺祭典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旌禮員泰始六年為營冢榭子平居喪毀
甚困瘁給文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取為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如

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
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
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
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
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24625.2

11953.02

3927



